

女儿的海
Sea of the Daughters
Dorothy Guo

“妈妈，他们不让女人靠近海，是因为他们怕我们变成贝壳跳进大海里吧？”

背景设定
某个海滨小镇

人物

聂小鸥 – 15岁上下的女孩，喜欢去海边捡贝壳。

余歌 – 聂小鸥的母亲，喜欢去海边捡贝壳。

老聂 – 聂小鸥的父亲，渔夫。

大聂 – 聂小鸥的哥哥，常年帮父亲打鱼。

老黄 – 季红梅的前夫。

学生 – 来镇上游学的女学生，由丫丫的演员饰演。

贝壳们

公主 – 最漂亮的贝壳，纯白无暇。

红砂 – 红砖色的贝壳，摸起来有磨砂质感。

一碗月 – 缺一角的贝壳。

丫丫 – 最小的贝壳，大概只有四分之一手掌大，形状像一只小脚丫。

海涛 – 淡蓝色的贝壳，十分坚硬。

阿甜 – 淡粉色的贝壳，几乎是完美的圆形。

第一幕

海边，沙滩上。聂小鸥和余歌坐在一起看海。

余歌
小鸥，走吧。

聂小鸥
啊，这就走了？

余歌
时间不早了，该回家了。

聂小鸥
再待一会儿嘛。

余歌
再待一会儿，再待一会儿能看到啥？不就是片海吗，又不是第一次见。

聂小鸥
我喜欢看海。

余歌
你这孩子...

聂小鸥
哎呀，就再待一会儿。说不定待会就日落了。海上日落诶！

余歌
今天这么阴，哪有日落啊？

聂小鸥
哦...

余歌
快回去吧，时间不早了。

聂小鸥
可是我还想再听听海的声音。

余歌
什么声音？

聂小鸥

海的声音啊。你听，海浪拍在沙滩上的时候，就好像大海在呼吸一样...

余歌

回家也一样听得到。

聂小鸥

那可不一样。

余歌

嗯？

聂小鸥

真的不一样！在海边听到的，总感觉比家里听到的更清晰一些。

余歌

哪有。海浪就是海浪，都一样的。

聂小鸥

嗯，不但更清晰，而且感觉还更温柔...就像刚被妈妈哄睡着的小婴儿的呼吸一样。

余歌

小鸥——

聂小鸥

哎呀，知道了！回了回了。

（两人转身离去。）

聂小鸥

诶，妈，今天不捡贝壳啦？

余歌

不捡了。马上涨潮了。

第二幕

贝壳之家

海涛

哎！醒醒醒醒都！

公主

干嘛啊！吵死了。

海涛

阿甜呢？

公主

我怎么知道，我盒子里一直只睡我一个的。

海涛

醒醒，大家！

红砂

不是我说海涛，大晚上的嚷嚷什么？

一碗月

丫丫，醒醒。

丫丫

嗯？怎么了？

海涛

阿甜不见了。

红砂

瞎说——诶？阿甜？阿甜？

公主

红砂啊，阿甜不是一直和你挂在一起的吗？

红砂

是啊！我俩可是最早来的两个贝壳。奇了怪了。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海涛

是不是掉地上了？

一碗月

没有啊，我和丫丫一直在最底下的抽屉里。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公主

讨厌死了，又丢一个。

红砂

呸呸呸！不许说晦气话。

海涛

没事，大家不要慌。说不定她...

红砂

没掉地上，只可能是被拿走了。

一碗月

可是今天一天都没人在家啊。

海涛

有没有可能，她走了？

红砂

什么意思？

海涛

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个意思。

（海浪声）

一碗月

外面在涨潮。

海涛

真说不定呢。

公主

你是说，她回海里去了？

海涛

嗯。

红砂

嗯。

公主

这不太可能吧。她怎么就自己走了，把我们几个都撂在这儿。

丫丫
那也挺好的。

公主
小丫头片子胡说什么？

丫丫
她要走了，也挺好的。

海涛
是啊。

公主
什么鬼。她自己走了诶，直接一个人自由自在了，把我们困在这儿。这是背叛！

海涛
至少证明了，我们是有可能走的。

红砂
回到...回到大海吗？

（沉默。一碗月望着窗外，似乎发现了什么。）

红砂
嗨，怎么都不说话了。没事，回大海也挺好，待在这也挺好！散了散了吧。

一碗月
丫丫，你想回到大海吗？

丫丫
想。

一碗月
那丫丫继续睡，我们明天就回到大海好不好？

公主
你俩也要自己跑是吧。有没有人管管了。

一碗月
嘘，别说了。继续睡吧。

海涛

阿甜一直都是很想回大海的。

红砂

她那么柔柔弱弱的，能自己回大海吗？

（门打开的声音）

海涛

他们回来了。都安静吧。

第三幕

聂小鸥的家

老聂

哎，小鸥，孩子她妈。

余歌

嗯。

老聂

饭做好了没？

聂小鸥

我们才刚回家呢。

老聂

哦。今天天气不太行啊，太阴了，鱼儿都不出来。

余歌

没事，冰箱里还有点剩菜。

聂小鸥

哥哥还没回来？

老聂

在外面帮我收拾呢。（看到小鸥的湿裤脚）小鸥啊，你今天又去海边了？

聂小鸥

嗯，帮妈妈捡贝壳。

老聂

贝壳呢？

余歌

今天去的晚了，快涨潮了，不好捡。

老聂

哦。小鸥啊，以后没事别老跟着你妈去海边了。海边多不安全啊。

聂小鸥

没关系，爸爸，我喜欢大海。

老聂

是吗？

聂小鸥
是呀！

老聂
哈哈，行。喜欢大海。（对余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余歌
孩子还小，不懂事呢。

老聂
对了，孩子她妈。我之前一直觉得你那几个破贝壳没啥用，但今天我发现还是有点用处的。

余歌
是吗？

老聂
嗯，我刚刚出门随便拿了个贝壳走，没想到在渔市上被人看上了。卖了二十块钱呢。

聂小鸥
爸爸，你在哪拿的贝壳？

老聂
就你屋里头啊。

聂小鸥
是架子上的吗？

老聂
不知道啊，忘了。

聂小鸥
是架子上的吗？？

老聂
哎，你个小兔崽子，怎么还跟我吼上了？

（聂小鸥冲下台回房间查看）

老聂
就是你把这孩子惯的。一个女孩子家，还不如早点嫁人算了。看看她现在整天无所事事的。

余歌

饭好了。叫大聂回来吃吧。

老聂

你儿子你自己去叫，打一天鱼累都累死了。

余歌

大聂——

(大聂入场)

大聂

爸，妈。

余歌

饭好了，快吃吧，孩子。

老聂

我说啊，大聂这孩子现在不得了了。这孩子现在长大了，力气比我还大，能拉动十几斤的渔网。来，儿子，多吃点！

余歌

快说谢谢爸爸。

大聂

谢谢爸爸。

老聂

哎，这爸爸叫的我开心啊。这孩子唯一缺点就是话太少了。我们靠着海做生意的人，也应该和大海一样，强壮，凶猛，野心勃勃。知道吗？

(聂小鸥尖叫)

老聂

叫什么叫啊？

(聂小鸥出来，泪流满面)

聂小鸥

阿甜没了。

老聂

什么东西？

聂小鸥

阿甜没了。妈！

余歌
回屋吧，回屋再说。

老聂
什么狗屁东西。

聂小鸥
不许你这么说！

老聂
你这小臭娘们，敢和我顶嘴了？

余歌
老聂，别和孩子生气。先吃饭。

聂小鸥
妈妈，阿甜没了...

老聂
还吃什么饭，一点心情也没有。现在就给我说清楚，你们娘俩在说什么狗屁玩意儿？

余歌
没事，没说什么。

聂小鸥
阿甜是我最喜欢的贝壳。你却把她卖了！

老聂
几个臭贝壳有啥可金贵的？天天贝壳来贝壳去，老子能让你们两个女人天天去海边晃悠就够够意思的了，瞎嚷嚷什么。

聂小鸥
你！你不懂...

老聂
再说了，卖了就卖了，还不是为了赚钱供你吃供你喝？

余歌
小鸥！

聂小鸥
妈妈...

余歌

回屋。大聂，回屋。

老聂

你又惯着她是吧，你们娘俩一样的废物玩意！老子辛辛苦苦风吹日晒打鱼，供着你们，你们还没良心，把几个臭贝壳当宝贝...

余歌

老聂，别说了。吃你的饭吧。

老聂

嘿，你也喜欢顶嘴？老子偏要说！一天天的往海边跑，那大海是她能糟蹋的吗？叫我说就该给她扔到海里去，和那些人一样...

（大聂默默端着饭碗回屋。余歌一把把聂小鸥推进屋里。）

聂小鸥

阿甜...我的阿甜...

（远处传来海浪拍在沙滩上的声音）

第四幕

贝壳之家

海涛

你们...听到了吗。

红砂

嗯。

公主

什么？

海涛

阿甜被那个男的卖了。

公主

什么？？卖到哪儿了？

一碗月

肯定是拿到渔市上卖了。听他说卖了二十块钱呢。

红砂

阿甜那么漂亮，竟然只卖了二十块钱。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粉色的贝壳呢。

海涛

红砂！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一碗月

她可是被卖了啊！

公主

对不起，阿甜，我还以为你背叛我们回大海了。

海涛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都会被他卖了。

红砂

那有什么办法？被卖还算好的呢。看看一碗月吧。

一碗月

红砂！

红砂

本来好端端的美人儿，那天莫名其妙突然被那男的摔了一下，破了一个角。哎，不过现在模样也算可人儿吧。

一碗月

别说了！

公主

你净提人家伤心事干啥啊？我看就你想被卖吧。

红砂

哎哟喂，公主殿下发话啦。谁不知道你最想被卖啊，整天躲在盒子里不出来，就是想把自己保养的好好的卖个好价钱吧。

公主

你！

海涛

别吵了！丫丫还睡着呢。

丫丫
我们要回到大海里了吗？

一碗月
没呢，丫丫，还没呢，快了，你再睡会儿我们就能回去了。

丫丫
嗯。

红砂
你们这么骗人家小朋友真的好吗？

一碗月
那有什么办法，总不能直接告诉她我们都要被卖掉，永远回不到大海里了吧。

海涛
不行。

公主
嗯？

海涛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自己回大海。

一碗月
怎么回？我们连抽屉都下不去。

海涛
或许我们让那些人帮帮我们呢？

红砂
你说的不会是把一碗月摔残的那个男的吧。

一碗月
红砂！你又说！

海涛
不可能，他都把阿甜卖了！让他带我们走，他不得把我们全卖了。

一碗月
那那个小女孩呢？

红砂

她可宝贝咱们了。

公主

她能放咱们走吗？她那么喜欢咱们。

海涛

还有那个中年女人。她总是趁所有人都不在的时候来咱们屋里坐着。

一碗月

可是她每次来都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也不知道她来这屋子里干啥。

红砂

谁说的？

一碗月

嗯？

红砂

她每次来都会看我，还会把我捧在手心里。

海涛

真的？

红砂

当然是真的。可能确实还是因为我的魅力所在吧。

公主

呕。

海涛

那你觉得她能带我们出去吗？

红砂

难说。她最近来的也少了。

一碗月

他们家是不是还有个男孩来着？

公主

不知道，从来没见过。

（海浪声）

海涛

今天这个涨潮声，好像格外波涛汹涌啊。

红砂

每天不都这样。

一碗月

哎，丫丫，你醒了？

丫丫

我听到了大海的声音。

一碗月

嗯，我也听到了。

丫丫

月姐姐，我想大海了。

第五幕

聂小鸥的家

老聂

来来，随便坐啊老黄，好久没见了。

老黄

可不吗。真是有一会儿了。家里有啥酒？

老聂

孩子她妈！孩子她妈！

（没有应答）

这臭娘们，又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大聂！

（大聂上场）

去给老爸和你黄叔找瓶好酒来。

老黄

再来点花生米。

老聂

再来点花生米。听见了没？

大聂

嗯。

老黄

你家这大聂，越长越高了啊。

老聂

嗯，就是不爱说话，头疼得很。一看就是他妈给惯的。

老黄

最近打鱼挺忙的吧？这季节不是很好。

老聂

忙忙忙，哪天都忙。但每天吹吹海风，倒也舒服。不过再忙还是不如他妈忙。

老黄

你家那位，最近脾气变好啦？

老聂

哪儿啊！我是说她天天出去捡贝壳，现在还带着我女儿一块去。忙得很勒。

老黄

哎哟，你可知足吧。你这老婆能想着帮忙赚点钱也挺好。

老聂

我也就看她偶尔能拿贝壳卖点钱才同意她去的。也不知道谁能看上她那破东西。诶，不过，昨天我送你那个，咋样？

老黄

漂亮！她可喜欢了。

老聂

你看，我说吧，这娘们把最好看的贝壳都藏屋里了不卖，还得是靠我发现。怎么说，这个多久能拿下？

老黄

快了快了。

老聂

可以啊，老黄。你这换妞儿的速度真够快。红梅才走了不到一年吧。

老黄

嗨呀，那总得有新生活吧。而且红梅本来也疯疯癫癫的。

老聂

也是，哪有刚嫁进来的媳妇天天往海边跑的道理。不持家。我看就是不持家。

（大聂端着酒进来）

大聂

爸，黄叔。

老聂

好孩子——呸！就拿这酒啊？

老黄

哎呀，没事没事，就喝这酒吧。

老聂

你这孩子，去找找你妈放后门旁边柜子里的酒，她把好酒都藏那儿了。真是，这么大了没点眼力见儿。

大聂
哦。

老聂
去啊！

(大聂转身去后门)

老黄
不过老聂啊，你真不考虑叫你媳妇开个店啥的？

老聂
那能靠谱吗？她一个女人懂怎么做生意吗？

老黄
现在那种贝壳串串。呃，不是...就是手串，项链什么的。挺有市场的啊。

老聂
是吗？

老黄
是啊，我观察了好几个了。红梅死之前也喜欢这些玩意。

老聂
那好啊，那有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有商机，有商机啊。

老黄
红梅死的时候，你家那位还给她做了一个贝壳项链，跟着她一块儿进棺材了。

老聂
啊？这多晦气啊！

老黄
你不知道？

老聂
从来没听她讲过。不是，那她卖的钱呢？她自己私吞啦？

老黄
不是，她可没卖。红梅跟她关系好，你忘啦？

老聂
送啦？还是送给死人？

老黄
嗯。

老聂
靠！真败家。等她回来，看我不好好教训她。

老黄
可不是。

老聂
一想到现在女儿也跟着她天天晃悠，我就烦。

老黄
你女儿多大了？

老聂
十二三岁吧。十四？

老黄
大姑娘了吧？

老聂
反正没成年呢。你可别打她主意啊，她将来还要嫁人的。

老黄
哎，你把我当什么人啊。

（外面有嘈杂的声音，大聂开门）

大聂
爸，黄叔。

老聂
臭小子，我酒呢？

大聂
外面出事了。

老聂
啥事儿啊？你说啊？

大聂
隔壁家的金阿姨...溺水...去世了。

老黄

又来一个？今年都死了多少家的媳妇了。

老聂

说了不让女人去海边，非得去，非得去。

老黄

老聂啊，我看等你媳妇回来赶紧叫她别去海边了吧。净出这事儿呢。

老聂

是啊。这两年溺死的女人多，山上的墓地都快放不下了。

老黄

她们费劲吧啦的往海里跑，最后还不是要被抬到山上的墓地埋着，多没劲呢。

老聂

丧事，丧事，又是一桩丧事！怪不得打不到鱼呢，海里全是这些娘们的尸臭味。

老黄

好了好了，看看去。

老聂

走吧。哼，又一个疯婆子！

第六幕

海边，沙滩上。

聂小鸥

妈妈？回家吧。

余歌

嗯？

聂小鸥

回家吧，不然要涨潮了。

余歌
啊？哦...好。

聂小鸥
妈妈，你今天也不捡贝壳了？

余歌
不捡了。没什么用。

聂小鸥
是因为阿甜吗？

余歌
没有。

聂小鸥
妈妈，你听说了吗？隔壁家的金阿姨好像溺水死了。

余歌
我听说了。

聂小鸥
金阿姨人可好了，特别热情，总是邀请我去她家吃饭...好可惜啊。她才三十几岁。

余歌
是啊。

聂小鸥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他们说咱们小镇的海好像有一种诅咒，只要有女人靠近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女人才不能靠近大海。

余歌
诅咒...也许吧。

聂小鸥
这几年溺水死了好多人啊。
你说，你会不会也这样？

余歌
嗯？

聂小鸥
你每天都在海边，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就跌入大海的诅咒，然后就早早离开我？

余歌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

聂小鸥
那我会吗？

余歌
你不会的。

聂小鸥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余歌
相信妈妈，你不会的。

聂小鸥
太好了。我喜欢大海。我还想在海边捡好多好多的贝壳。不，我还想出海。像爸爸和哥哥一样开船，开到海对面的别的岛上去。你会陪我的，对吗？

余歌
我...

聂小鸥
诶妈妈，你不给金阿姨做贝壳项链吗？

余歌
你想做吗？

聂小鸥
想啊。每次镇上有女人去世，你都会都给她们做贝壳项链，让她们漂漂亮亮的离开。我觉得这很美。

余歌
做项链的事情，你别和你爸说。

聂小鸥
你是怕他又说咱们吧。

余歌
她不喜欢我带你去海边，你是知道的。

聂小鸥
咱们不管他不就好了！

余歌

你别看你爸不讲理，他对大海也爱地沉呢。有些人喜欢什么，就觉得那东西应该是只属于他的。

聂小鸥

没事，妈，我已经想通了。虽然阿甜没了，但咱们屋子里还有好多漂亮的贝壳呢，咱们好好看住她们就行了。再说了，大海里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贝壳，捡都捡不完。说不定还会再碰到一个粉色的贝壳呢。

余歌

可是阿甜只有一个...

聂小鸥

我知道你肯定比我还伤心，但你表现的很坚强。

余歌

阿甜是我捡到的第一个贝壳。当时就觉得她真的很漂亮，很特别，粉色的，形状又那么圆，根本不像是被大海冲刷过的，反而像在工厂里被严丝合缝地按照图纸做出来的。

聂小鸥

你为什么叫她阿甜？

余歌

嗯...就是觉得她看起来像是那种笑起来很甜的小姑娘。

聂小鸥

这样啊。确实很像。

余歌

像是那种自己明明受尽了伤害，却还是对世界充满希望的小女孩。

聂小鸥

嗯？

余歌

看看，我都开始说瞎话了，真是老了。

聂小鸥

哪有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像是小说里写的一样。快和我讲讲，那其他贝壳呢？比如——红砂，她会像什么样的人？

余歌

她呀，肯定是一头红发的时髦女人，眨一下眼就能把你迷倒的那种。性格呢，是那种很自由不羁的，而且是硬骨头，喜欢一撞南墙撞到底的。她对朋友可义气了，自己有什么都会大大方方地分享。不过啊，她就是太心直口快了，容易招仇恨。

聂小鸥

哦，这确实很像红砂——那公主呢？

余歌

公主啊，是那种有点傲气的小姑娘，人如其名，有点公主病。但她的世界很单纯，很善良。

聂小鸥

还有呢还有呢？

余歌

一碗月呢，是一个很坚强的姑娘，对谁都温温柔柔的，像是会照顾所有人的大姐姐一样。丫丫，她是一个特别聪明机灵的小丫头，懂很多大人的事情，但是又有大人没有的纯真。海涛，是那种消息特别灵通、思想特别敏捷的中年女人，做事情特别干练飒爽，永远都爽朗地笑着的。

聂小鸥

天呐，妈妈，你说的好像你真的认识她们一样。你应该去当小说家！你有小说家一样的想象力。

余歌

哪有啊，我都没看过几本书。

聂小鸥

那怎么了，又不一定非得看过很多书才能懂得怎么写书。爸爸一点都不懂贝壳，不照样对咱们指指点点的？

（聂小鸥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个东西，她把它捡起来）

聂小鸥

天呐！

余歌

怎么了？

聂小鸥

天呐，你看！

（聂小鸥捡起来，是一个金色的、闪闪发光的贝壳）

余歌

天呐...

聂小鸥

妈妈，你看它像不像金阿姨？

余歌

像，太像了。

聂小鸥

看到它，感觉眼前就浮现出了金阿姨的样子。妈妈，你看到咱们家里的那些贝壳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

（沉默）

聂小鸥

妈妈，他们不让女人靠近海，是因为他们怕我们变成贝壳跳进大海里吧？

（中场）

第七幕

三年前，海边，沙滩上。（回忆）

大聂
小鸥，过来啊！

聂小鸥
不要！

大聂
过来嘛，别怕！

聂小鸥
不要，不要！

大聂
很好玩的！

聂小鸥
说了不要啦！

大聂
好吧好吧。小鸥，看哥哥！

（大聂站在船上开始划船）

聂小鸥
哇！

大聂
怎么样，酷不酷？

聂小鸥
好酷啊。

大聂
想不想试试？

聂小鸥
我吗？

大聂
对呀！

聂小鸥
可是我不会。

大聂
没事，我也才刚开始学。我都是看爸爸开才会的。

聂小鸥
爸爸都不让我来海边玩。

大聂
没事，爸爸又不在。小鸥，来哥哥这儿！

聂小鸥
那我掉到海里去怎么办？

大聂
游上来啊！

聂小鸥
你不会保护我，让我不要掉到海里去吗？

大聂
在大海上，都得自己保护自己！来吧！

（聂小鸥站上船）

聂小鸥
啊啊啊——

大聂
别怕，小鸥！保持平衡！

聂小鸥
不行，不行！

大聂
你可以的！

聂小鸥
我要下来！快让我下去！

（大聂把小鸥放在沙滩上）

大聂
明天我们再来吧。

聂小鸥
浪太大了，我害怕。

大聂
别害怕，小鸥。你看。大海不过就是水而已，它不会吃人的。来，摸摸它，感受它，它是不是其实很温柔？

聂小鸥
诶...？

大聂
当你和它成为朋友了以后，你甚至可以和它一起玩，然后叫它把你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聂小鸥
就像美人鱼一样？

大聂
嗯？

聂小鸥
书里说，美人鱼可以在大海里呼吸，还可以在大海里游来游去。

大聂
你从哪本书里看的？

聂小鸥
海的女儿。妈妈给我讲的。

大聂
嗯，那确实是像美人鱼一样。

聂小鸥
不过美人鱼最后变成泡沫了。要是她不生活在海里—要是她本身就是人类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变成泡沫？

大聂
可是大海本来就是她的家呀，她是因为王子才变成泡沫的。怎么能怪大海呢。

聂小鸥
也对哦。那美人鱼和大海一定是好朋友！

大聂

哎呀，小鸥！都这么晚了，咱们快回家吧。

聂小鸥

再待一会儿吧。

大聂

待会爸爸该生气了。

聂小鸥

哦——好吧。

(聂小鸥回头看大海)

我都有点开始喜欢大海了。

(大海的声音fade out, 家里争吵的声音fade in, 画外音出现)

老聂

一个女人家家的，没事去海边上干什么？

余歌

老聂，你听我说...

老聂

怎么，你胆子肥了，海边也是你能去的？大海也是你能驾驭的，是吗？

余歌

没有！我就是恰好路过，在沙滩上捡到个贝壳。

老聂

哼，我才不信！拿出来我看看！

余歌

你看，一个粉色的贝壳。

老聂

捡这垃圾玩意有啥用？有这时间，你不如早点回家做饭。现在老子出海一天回家了，饭呢？俩孩子呢？

余歌

大聂去海边了，小鸥...

老聂

小鸥也在海边，是不是？你还敢让你女儿也去海边上？她才多大啊！我告诉你，大海是男人的！海上的事情你们女人少管！

余歌
她只是跟着她哥哥玩...

老聂
还顶嘴？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清脆的巴掌声和余歌的惨叫声)
(小鸥和大聂回到台上，小鸥手里拿着一本海的女儿)

聂小鸥
爸爸妈妈！

大聂
嘘，小鸥！

老聂
我打死你！

(大聂捂住小鸥的耳朵)

大聂
小鸥，快回屋。

聂小鸥
怎么了？

老聂
什么声音？

大聂
爸，妈，我回来了。(对小鸥)你快回屋！

(小鸥回屋，同时老聂和余歌上场，余歌伤痕累累)

老聂
臭小子，你妹妹呢？

大聂
妹妹在屋里呢，她没和我一块出去。

余歌

小鸥在屋里？

老聂

行，我告诉你，不许带你妹妹去海边！看见你妈了吗？这就是女人去海边的下场！

大聂

妈...你怎么...

老聂

听到了没有！

大聂

嗯。

老聂

行了，明天我们出海，儿子。

大聂

嗯。

（老聂下场）

余歌

小鸥在屋里？

（大聂点头）

她没听到...她没看到...

大聂

没有。

余歌

谢谢你，大聂。小鸥——

（大聂下场）

聂小鸥

妈妈！刚才怎么啦？哥哥让我回屋。

余歌

没事，小鸥，你在屋里呆着，别出来啊。

聂小鸥

刚才是什么声音啊？

余歌

刚才？是...

（做一个很酷炫的音效，mix一下打巴掌的声音和海浪声）

没事，小鸥，是海浪拍在沙滩上的声音。外面涨潮了。你看，妈妈刚刚还在海滩上捡到一个贝壳...你看，漂亮吗？

第八幕

贝壳之家

一碗月
丫丫呢？丫丫呢？

公主
大晚上的，怎么又来！

一碗月
丫丫不见了！

海涛
什么？

一碗月
奇了怪了，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在，丫丫怎么不见了？

海涛
大家快醒醒！丫丫不见啦！

红砂
这小丫头片子，上哪去了？

公主
我这没有，我盒子里都只睡我一个的。

红砂
我这也没有啊。哦。完了。她是不是被拿出去卖啦？

一碗月
完了。

红砂
额，也不一定。她是不是跑啦？

海涛
什么？

红砂
我说，她是不是跑回海里去啦？

一碗月

她那么小！肯定不可能自己出去啊。

海涛
窗户开着的。

公主
什么？

海涛
窗户，是开着的。昨天晚上是关着的。

公主
天呐——

红砂
我就说吧，这孩子自己跑了。真是好样的。

一碗月
她那么小，就算跳出去了，能回得去大海吗？

公主
外面月黑风高的，一阵风就得把她吹跑了。

海涛
总比被卖掉强。真是勇敢的孩子。

一碗月
不行，我也要出去。我得去找她。

公主
诶诶，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咱就都一块去！

海涛
确实，窗户都开了，是个好机会。

红砂
不是，咱就这么走啦？

海涛
对呀！咱们走快点，说不定明天早上就到大海里了。

红砂
这房子离海可不算近呢。

公主

瞎说，我天天都能听到海涨潮的声音。

红砂

谁说的？那可不是海的声音，那是...

丫丫

我在这儿！

一碗月

丫丫？

海涛

丫丫？你在哪呢？

丫丫

我在这儿，底下！

红砂

哦，原来是掉地上了。

一碗月

丫丫！你怎么掉地上了？都怪我，没看好你...

丫丫

我想大海了，月姐姐。我也想阿甜了。但是一打开窗户，外面风太大了，就把我吹下来了。

海涛

傻孩子，你怎么自己走啊？好歹和我们说一声，大家一块回大海啊。

丫丫

对不起。

一碗月

没事没事，你没事就好。你在哪呢？我在地上没看见你啊？

丫丫

我在这儿。

一碗月

哪儿啊？

公主

啊——

海涛
怎么了？

公主
她在这儿！她卡柜子缝里了！

一碗月
天呐！

公主
完了，这怎么把她救上来啊？

海涛
光靠我们的力气肯定不行。

一碗月
那找找别人呢？

红砂
谁？

一碗月
当然不是那个男的。那个小女孩不是每天都要来检查一遍所有贝壳吗？到时候她肯定会发现丫丫不见了。

丫丫
嗯，没事的，我在这睡一觉就好了。

红砂
那好啊，那咱们就等着就行了。

公主
不是红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丫丫的样子？

红砂
我在乎啊！哪儿不在乎了。

公主
阿甜那次也是，还说什么不回大海也挺好的，你到底是哪拨的啊？

红砂
我说的有错吗？大海是你想回就能回得去的？

海涛

你俩别说了，咱们自己人之间吵什么。

一碗月

可是感觉红砂确实不想回大海。

公主

红砂，你到底想不想回大海啊？你是不是舍不得那个女人？那个老和你讲话的？

红砂

我...

海涛

没事，红砂，你就诚实地说就行了，说了我们也好计划后面怎么办。

（余歌出现在舞台上，红砂看着她）

（余歌捡起地上的一个贝壳）

余歌

这么标准的红砖色，质感又是沙沙的...你就叫红砂吧。

红砂，红砂。好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她的名字叫季红梅，也是一头红发。不过她早就死了。一年前，她被迫嫁给了一个男人，被迫被要求做一个好妻子。她哪受过这个气啊，一气之下自己划着船就冲进风浪里了。真是她的作风，她总是这么自由不羁的，喜欢一撞南墙撞到底...

（余歌开始啜泣）

我保护不了她，红砂。但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只要我在，你就永远不会受到伤害。

（余歌下场）

红砂

嗯，我确实不想回到大海。

公主

叛徒！

红砂

她叫余歌，那个女人。是她把我们都捡起来，放在这个屋子里。是她保护了我们。

海涛

我们不需要她保护！要不是她，我们就一直在大海里遨游，多好！

红砂

大海是危险的！

海涛

可是大海也是自由的！

一碗月

我们自己不也是从大海里来的吗？

公主

虽然这盒子挺舒服的，但大海是我们的家啊！

红砂

可是这里是她的家！我想陪着她！

公主

你和她无亲无故的！

丫丫

她每天都被打。

一碗月

什么？

丫丫

那个女人，她每天都被打。你们以为是涨潮的声音，其实那是她被那个男人打的声音。

海涛

他...打她？

丫丫

你们知道吗？

红砂

我知道...

一碗月

丫丫，你是怎么知道的？

丫丫

当你想象它是海的声音，它当然听起来就是海的声音。可是当你听——当你只用耳朵听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一碗月

你不害怕吗？

丫丫

我害怕，所以我要回到大海。

红砂

我不害怕！我要留下！就算我打不过那个男的，至少我能陪着余歌。

（粗暴的撬门声音）

老聂

嘿，还锁门了。

老黄

你看，我说了吧，又是自己跳海死的。

老聂

我真明白了，她们咋就这么想不开？

老黄

是啊，人老金对她也不差啊。几代人这样结婚都传承下来了，怎么到她那儿就出问题了。我说啊，你真该把你媳妇看严一点。

老聂

是啊，今天说什么我都要把这些贝壳给卖了，看她还敢不敢再去海边。你看，几点了，人现在也没回来，这像样嘛。

老黄

没事，马上涨潮了，肯定得回来了。我和你讲，要让老婆长教训，你得从孩子...

丫丫

他要把我们都卖啦。

海涛

我们走。我们今天就走。

红砂

可是...

公主

你想留下就留下吧，红砂！我们反正要走了！

红砂

你们先别走！

海涛

红砂，我们耽误不起了。你来还是不来？

丫丫

不是所有的贝壳的家都是大海。红砂有她自己爱的人，有爱的人就有家。

一碗月

丫丫呢，那丫丫怎么办？

公主

那我们怎么办？

红砂

你们别着急！我是说，让我去找余歌，这里离大海有一段距离，她可以带你们去大海...她也可以把丫丫带上。

海涛

...也有道理。那就先不急，等那个女人回来吧。

红砂

她叫余歌。

海涛

等余歌回来吧。

红砂

你们应该记得她的名字，因为是她给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名字。

丫丫

听，开门声，她回来了——

第九幕

聂小鸥的家。

(余歌、聂小鸥上)

余歌
黄...？

老黄
瞧瞧，说谁谁来了。

老聂
还知道回来呢？小鸥呢？

聂小鸥
爸爸...

(老聂打聂小鸥)

余歌
啊！！小鸥！！你打孩子做什么？？？

老聂
哼，小小年纪就知道去海边疯了！又和你妈去捡贝壳了吧？我告诉你们，以后再去海边晃悠，我见一次打一次！

余歌
我不许你打我的孩子，聂——

(老聂打余歌)

老聂
啰嗦什么？就是你教坏的你女儿！看现在她被你教废了吧！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啊，到底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是谁告诉你们大海也是你们能去的——

老黄
哎哟，你们这家事我还是不掺和了吧。走了啊，老聂。

余歌
站住。

老黄
嗯？我吗？

余歌

站住！你，就是你——你这个没良心、没道德的蠢货！我今天和你拼了——

老黄

诶，不是？老聂！老聂！快管管你老婆！

老聂

放手！你又发什么疯！

余歌

就是你，一切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害死了红梅——

老聂

你再说一句话试试看？你敢打他，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把你女儿打死在这儿？

老黄

莫名其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余歌

是你把她逼死了！

老黄

又不是我把她推到海里的！她自己闲的没事去跳海，我有什么办法。（下台）

老聂

余歌，聂小鸥，今天老子就要把你们的那堆垃圾贝壳全都抄了。老子是真没有料到啊，已经给了你们脸了，你们是得寸进尺！一开始还以为你们只是随便捡几个贝壳，无关痛痒的，没想到居然还给死人做免费的贝壳串串。看看你们，一天天在海边待到涨潮，真有你们的啊！

（老聂试图把家里所有门窗锁好，发现锁不上）

你，把门窗都给我锁好！从今天开始，哪儿都不许去！你，小兔崽子，去把你的屋子给我打开。

聂小鸥

不要...

老聂

想挨揍是不是？

（余歌关上门窗，大聂上场）

大聂

爸。

老聂

你在这干嘛？这儿没你的事。

大聂

没事，我就是听着声音，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余歌

大聂？

老聂

算你有点眼力见。把你妈看好了，别让她整么蛾子！（转向小鸥）你，给我开门！

余歌

大聂...你怎么也变成了这样...

（聂小鸥打开门，窗外雷鸣爆闪）

（余歌忽然疯了一样地抱住老聂，不让他动）

余歌

小鸥，快跑！把所有贝壳都带上！

聂小鸥

妈——跑到哪儿去？

老聂

你这疯婆子！你！大聂，别让她们跑了！

余歌

去大海！

聂小鸥

什么？

余歌

去大海，快！快跑！

聂小鸥

我，哪里，这——

大聂

走后门。

聂小鸥
什么？

大聂
后门没锁，快走！

聂小鸥
哥！我，我不会——

大聂
小鸥！还记得我教你的吧？在大海上，要自己保护自己！

（聂小鸥抱着贝壳从后门离开；同时老聂反制住了余歌）

老聂
真是反了你了。小的呢？她是不是跑了？

大聂
没看到。

老聂
哼，她这么小能跑到哪儿去？要开船不会开船，要胆子没有胆子，又在外边谁也不认识。我倒要看看她怎么去海上。

大聂
妈妈她...

老聂
别管她，过了这一次她就涨教训了。（离开）

大聂
血，好多血。

（外面传来真正涨潮的声音。不同于平常家里听到的，真正的涨潮很安静，很温柔。）

这样的涨潮声，好久没有听到了。妈妈...对不起。

第十幕

大海上，小船上。

（画外音echo——

“不，我还想出海。像爸爸和哥哥一样开船，开到海对面的别的岛上去。”

“大海不过就是水而已，它不会吃人的。来，摸摸它，感受它，它是不是其实很温柔？”

“那美人鱼和大海一定是好朋友！”

“...“这里只放关于大海正向的描述）

海涛

我们出来了。我们要回大海了！

公主

终于！

红砂

不知道余歌会怎么样...

一碗月

丫丫呢？她没把丫丫拿出来！

公主

至少我们可以回家了。

红砂

可是她们还没回家呢，阿甜，丫丫，余歌...她们最终能不能回家，谁也不知道了。

聂小鸥

好大的浪。我曾经最害怕这么大的浪花，像一个巨大的怪物一样。可是现在却又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孤独，黑暗，一望无际的大海...也许大海曾经也是我的故乡。

（余歌在远方，从另一方向划着船过来）

聂小鸥

等等，那是？

余歌

该回去了。

聂小鸥

妈妈？

余歌

小鸥，她们该回去了。

聂小鸥

妈妈，你逃出来了？爸爸呢，哥哥呢——你还好吗？有没有哪里受了伤？

余歌

小鸥，把贝壳们放回大海吧。

聂小鸥

好，好！放回大海！可是妈妈，你在哪呢？你怎么不划过来？

余歌

小鸥，你知道吗，这片海上死过好多女人。人们都叫大海母亲，但哪有母亲会杀死自己的女儿呢？

聂小鸥

是啊！母亲总是会保护自己的女儿的，就像你一样！

余歌

大海从来没有杀死过海的女儿，是海的女儿选择了走向大海。小鸥，她们该回去了。让我来给你讲这片海上死去的每一个女人的故事。

余歌

季红梅，是这个小镇上走入大海的第一个女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可她却在某一天的深夜开船闯入暴风雨中，再也没有回来。

其实这里的几段独白我更Prefer让演员自己去imagine每个角色的背景是怎样的、又是为什么最后葬身于大海。这里只是我自己设想中的作为参考。

红砂(季红梅)

从小到大，我一直自由自在。我漫步环游世界，四海为家，无牵无挂，直到来到这个小岛上。那个姓黄的男人——那个混帐东西，用花言巧语把我骗到他家，囚禁我，对我暴力相向——我为什么受到了这样的对待？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余歌

海姨是镇长的妻子，是镇上最受敬重的女人，可她却在某一天黄昏的吵吵嚷嚷中被镇长推入了大海。

海涛

我深深的爱着这个小镇，想尽我最大的努力造福镇上的每一个人。可镇长呢，不但看不见我的付出，还嫌我是个多嘴婆娘，多管闲事。我的辛苦，我的热忱，难道就该以这样的污名葬身大海么？

余歌

宝儿是镇上最富有的朱家的女儿，可她却某一天艳阳高照的午后从沙滩上走入大海，走了很远很远，直到没有人能看见她的背影。

公主

我从小受尽父母的宠爱，本以为爸爸妈妈会一辈子把我宠成公主，没想到十八岁的那天他们却逼我嫁给一个老男人。原来我生来只是一个商品而已？所谓公主，所谓宠爱，原来只是牢笼的别名？

余歌

明月出身贫寒，天生双腿不能走路。她爸妈和哥哥用两百块钱的价格把他卖给了一个傻子，那傻子毫无预兆地，就在某一天的正午嬉笑着把她的轮椅推入了大海。

一碗月

天生残疾、穷苦贫瘠也许是我的命运，但被命运埋葬绝不该是我的结局。我还没亲身爬上过高高的山脊，还没看过山尖上升出的、海面上漂浮的一碗明月...

余歌

丫丫则是镇上少有人知悉的一个小女孩，在某个无人在意的清晨，幼小的她被父母亲手沉入大海。

丫丫

爸爸妈妈，我的人生明明还没有开始。我会努力读书，我会努力生活，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就应该沉入大海？

聂小鸥

妈妈...

余歌

小鸥，我不是什么小说家，我只是一个悲哀的见证者，一座活着的墓碑。在这片海上死去的女人，有人自由不羁，有人善良勤劳，有人无忧单纯，有人坚韧隐忍，有人纯净地像一张白纸一样。可是她们都逃不出走向大海的命运。

聂小鸥&红砂

遗世独立、自由不羁的女人也逃不出去吗？

聂小鸥&海涛

善良勤劳、入世圆滑的女人也逃不出去吗？

聂小鸥&公主

无忧无虑、衣穿不愁的女人也逃不出去吗？

聂小鸥&一碗月

身体残缺但灵魂完整的女人也逃不出去吗？

聂小鸥&丫丫

纯净地像一张白纸一样的女人也逃不出去吗？

余歌

可是我们究竟在逃离什么？那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怪物，是会趁人不注意伸出黑色的爪牙、吞噬掉人的心脏的。可偏偏有的人躺在怪物的毛发里很舒服，我们却只能藏在怪物的嘴巴里。当我们叛逆独立，就会被它立刻咬碎；当我们乖巧顺从，便会被它吞到黑暗的、深不见底的洞里。

聂小鸥

那怪物，是大海吗？

余歌

是王子啊，小鸥。是让美人鱼变成泡沫的王子。

（贝壳们退场；台上只剩下余歌和小鸥两人）

第一次看到我妈被我爸打的时候，我才十五岁。看到淤青的伤口和清脆的响声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曾经笑的很甜、对世界充满希望的我死了，那个曾经名为阿甜的我死了。原来我的幸福不过是妈妈遍体鳞伤为我创造的幻象。那时我想，妈妈的命运会不会也是我的命运；而当它如今变成了我的命运，我想，我的命运一定不能成为你的命运。

（丫丫上场，望着余歌）

丫丫

阿甜，我们一起回大海吧。

余歌

小鸥，送她们和我们一起回大海吧。

（余歌消失在了黑夜里）

聂小鸥

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

（聂小鸥捧起贝壳们）

别担心，红砂，海涛，公主，一碗月，我这就送你们回大海...

红砂

余歌她...

海涛

她先我们一步回到大海了。别伤心，红砂，我们马上就能和她团聚了。

一碗月

丫丫！丫丫还在屋里呢！

公主

天呐，丫丫不会…

红砂

她也许再也走不了了。

公主

呸呸呸！不许说！

一碗月

不行！我们不能丢下她！

聂小鸥

诶，丫丫呢？

一碗月

丫丫被你丢在屋里了啊——这可怎么办！

（一碗月一头撞在了船侧的杆子上）

海涛

一碗月！你在干什么？

红砂

哦不。不不不——

聂小鸥

一碗月怎么——她怎么——碎了？

公主

天呐，你们看！一碗月自己把自己摔碎了！

海涛

你还好吗？

（聂小鸥举起摔碎了的一碗月。一碗月碎成了两半，其中一半竟然正好是一个小脚丫的形状——和丫丫一模一样。丫丫再次出现在舞台后侧。）

丫丫

月姐姐，我想大海了。

一碗月

丫丫——我知道，丫丫，我知道你想回大海——要走，我一定也会把你带走的，我答应你。我本身已经残缺了一角了，这样一来，我倒觉得我真的完整了。

聂小鸥

风浪要起来了——必须赶紧把她们送回大海了。对不起，一碗月，只能这样把你送回大海了。再见，一碗月。再见，丫丫。

(聂小鸥把碎掉的一碗月放入大海；丫丫和一碗月手拉手退场)

红砂

这样也好，这样丫丫也算是回去了。

公主

可怜了一碗月。

海涛

回去了就好，回去了就好。我们也该说再见了。

聂小鸥

再见，海涛。

(聂小鸥把海涛放入大海；海涛拥抱公主和红砂后退场)

公主

没想到最后是我们两个。

红砂

虽然平时吵架不少，但都这个时候了——祝你自由，公主。

公主

什么话啊，不祝我幸福吗？

红砂

你呀，还是嘴硬。

公主

好啦，我确实更喜欢自由。祝你也自由，红砂。

聂小鸥

再见，公主。

(聂小鸥把公主放入大海；公主明媚地朝红砂微笑后退场)

红砂

小鸥，你的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你应该为她感到骄傲。为了她，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聂小鸥
再见，红砂。

(聂小鸥把公主放入大海;红砂退场)

聂小鸥
孤独，黑暗，一望无际的大海...妈妈，我把她们放回大海了，可是现在我该去哪里呢？我该回家，还是该继续前行呢？

(真正涨潮的声音。不同于平常家里听到的，真正的涨潮很安静，很温柔。)

妈妈，他们不让女人靠近大海，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原本就是女儿的海吧。

(灯暗)

尾

聂小鸥(成年)坐在海边。一位年轻的女学生(由丫丫的演员饰演)站在她的身后。

学生
余老师？

聂小鸥
嗯？

学生
余老师，今天的学习任务我们都做完了。游学手册我已经收好了，等着交给您呢。

聂小鸥
好孩子们，我知道了。

学生
余老师，您坐在海边做什么？

聂小鸥
哦，没事。我喜欢听海的声音。你听，海浪拍在沙滩上的时候，就好像大海在呼吸一样...

学生

余老师，今天您带我们去山上的墓地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墓碑上都放着一串贝壳项链。这些项链，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聂小鸥

这些项链，是为了纪念曾经镇上因为落后的性别观念死去的女人而做的。

学生

啊，原来是这样。我记得您课上讲过，这个镇子在二十多年前还流行着男尊女卑的概念，家庭暴力现象泛滥。如今真是一点也看不出来了。

聂小鸥

是啊，如今的生活多好啊。

学生

老师——抱歉这样问，但我实在是好奇——您在那样的时代，是怎么活下来的？而且居然最后还走出了小镇，学成归来，又把男女平等的理念传播给了小镇上的人？

聂小鸥

我也不敢相信。男尊女卑、家庭暴力、男女平等...说实话，你在说这些的时候，我都在感慨竟然有一天能在这个镇子上听到这样的词语被如此大胆又平常地口吻说出来。

学生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余老师，我真的很敬佩您。

（涨潮声）

学生

余老师，马上就要涨潮了，您不回去吗？

聂小鸥

再坐一会儿吧。大海是我认识的许多女人的故乡——也许大海曾经也是我的故乡。

全剧终。